

人生阅历珍品系列



生活 旅途

精华

同俊子 主编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人生阅历珍品系列

生活旅途精华

同俊子 主编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(京)第 95—32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阅历珍品系列/同俊子主编. —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1996. 2

ISBN 7-80128-009-1

I. 人… I. 同… III. 生活-知识-普及读物 N. Z2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1916 号

人生阅历珍品系列

生活旅途精华

* * *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3 号 邮政编码: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6 印张 240 万字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—3000

总定价:126.40 元(每套八册 每册 15.80 元)

目 录

生活

铁圈	• 1 •
回答	• 5 •
挂幅	• 9 •
七个铜板	• 11 •
荣誉	• 17 •
预演	• 18 •
势利眼	• 21 •
一个中年妇女的爱情故事	• 26 •

往昔

献给爱斯美	• 42 •
舞伴	• 47 •
玫瑰	• 52 •
一双新鞋	• 55 •
一件婚纱裙	• 59 •
一枝红玫瑰	• 62 •
神奇的圣诞节	• 65 •

遇合

重遇詹姆斯	• 70 •
重逢	• 72 •
大学生	• 75 •
华而不实	• 79 •
汽车等待的时候	• 85 •

温情

一夜小宿	• 92 •
------	--------

生活

这对来自另一国度的情人邂逅相遇
无声无息地湮没在伦敦城里

铁 圈

〔俄国〕索洛杜布

一天清晨，一位妇人带着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在郊区的街道上散步。那孩子天真活泼，面色绯红。那妇人年龄不大，穿着考究。她一边幸福地微笑着，一边细心地照看着自己的儿子。孩子正在滚着一个黄色的大铁圈，他穿着短裤，挥动着棍棒欢快地笑着，跟在铁圈后面跑。他把棒子举得高高的，本来没有那

种必要，可他就是那样做的。

真开心！方才他还没有铁圈，可是现在有了，真叫人高兴！

一个双手粗糙，衣服褴褛的老头，身体紧靠栅栏站在十字路口，好让那女人和小孩走过去。老头用那昏花的两眼凝视着孩子，脸上露出呆痴的笑容。

“一个富户人家的公子，”老头心里思忖道，“是个好孩子，你看他多么天真可爱，毕竟是阔人家的孩子！”

有些事情他不能理解，有些事情他似乎感到很奇怪。孩子是需要好生管教的，不然就有被惯坏的危险，而这位母亲就没有管束她的儿子。她穿得多好，长得多美；她的日子一定过得安逸、舒适。

当他——这个老头儿—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他过的是苦难的日子。即使现在，他虽然不再挨打受饿了，但生活还谈不上美好。在他的孩提时代，他过的是挨打受骂、饥寒交迫的生活。那时，他没有铁圈，也没有其他这类阔少爷的玩具。他整个一生都是在艰辛困苦中度过的。他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，也没有一件让人高兴的事。

他咧开没有牙齿的嘴朝那小孩微笑着，心里不禁产生了嫉妒，心想：“这种玩艺没有意思。”嫉妒又转而变成了烦恼。于是他回到工作的地方——一家他从幼年起一直工作到现在的工厂。

那小孩边跑边笑追逐铁圈的情景萦绕在他的脑际，不管机器声多么嘈杂，他都忘不了那个孩子和铁圈，晚上也总梦见他们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又做起白日梦来。机器隆隆的响，工作机械单调，没有必要过多操心，再说他已干惯了这种活。厂房里的空气充满了灰尘，传送带平稳地运转着，远处各个角落声音

嘈杂，光线晦暗。人们像鬼一样走来走去，人的说话声淹没在机器声里。

这个老头仿佛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男孩，他的母亲也是一位贵妇人，他也有一个铁圈和滚铁圈的棒子。他也在穿着白裤衩滚着铁圈玩耍。

天天干着同样的活，做着同样的梦。

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时，老头在街上看见一个从旧木桶上掉下来的又大又脏的铁箍。老头高兴得发抖，昏花的老眼流下了泪水。一种意外的，几乎没有想过的愿望进入了他的心灵。他小心地四面张望了一下，然后弯下腰哆哆嗦嗦地捡起那个圆箍，虽然他面带笑容，但还是不大好意思地把它拿回家去。

没人看见他，也没有人问他。这与别人有什么相干？一个小穷老头捡了一个无论谁都没有用处的旧箍，谁会管呢？

可他还是提心吊胆地偷偷把它拿走了。他为什么要捡，为什么要把它拿回家，他自己也说不清。只是由于它像那个男孩的玩具，所以他才把它带回家来。

圆箍在老头家破旧的房子里放了几天，闲着没事的时候，他就把它拿出来看看，因为这个肮脏的铁箍对他是个安慰，使那个经常出现在他梦境中的幸福的小男孩，终于变得更加真实了。

一个晴朗、温暖的早晨，当城里树上鸟正叫得比往常更加欢快的时候，老头早早起了床，漱洗完毕，便拿着他捡来的铁箍出了城。

他一路咳嗽，穿过了枝叶茂密的森林。他不明白这些阴暗的树木为何这样寂静，还散发着奇特的香气，那些昆虫也令他惊奇。露水正像童话中描述的那样。那里既没有嘈杂声，也没有灰尘，树林后面是一片柔和、奇妙而暗淡的景色。

老头折下一根干树枝穿上圆箍。

他眼前展现出一片明亮寂静的田野，青草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。老头突然用那根树枝做成木棒滚起铁箍来，铁箍轻松地在田野滚动，老头跟在后面跑，他笑逐颜开，像那个跟着铁圈跑的小男孩一样，有时也将棒高高地举过头去。

他仿佛觉得自己再一次变成了一个有教养的幸福的小孩，并且好像感到母亲慈祥地微笑着跟在后面。

灰白的胡须 in 憔悴的脸庞上颤抖着，不住的笑声和咳嗽声同时从他那没有齿的嘴里迸发出来。

老头喜欢早晨到树林里来滚铁箍，有时他也怕人看见笑话他，一想到这里，他便感到有一种难堪的羞愧。羞愧又进而发展成恐惧，致使双腿开始发软，他一面滚圈，一面警惕地看着四周。可是没人看见他，也没人听见他……

他尽情地玩够了之后，平安无事地走回城去，嘴角上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笑容。

由于没出什么事，他太太平平地一连玩了好几天。可是有一天清早他着了凉，好长时间竟卧病不起。在工厂的医院里，当他在陌生的人们中间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脸上还是堆着宁静的微笑。

他感到欣慰，因为在他的想象中，自己也曾一度做了小孩，由亲爱的妈妈照看着，在树荫下的青草地上嬉戏笑闹。

回 答

[德国] 加布利尔·沃曼

我们凡是参加过特露迪婚礼的人,谁也不会忘怀那一时刻。我几乎有这种想法,讲一讲那次的婚礼,也许可以把那时不安的心情排遣得远些。现在让我把当时耳闻目睹的一切,从头至尾叙述一下。

那天,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戚少得可怜,他们都呆呆地坐在教堂里的冷板凳上,神色忧郁。身为证婚人的爸爸,也显得非常笨拙。唉,他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,大腹便便,终于挤进了第一排坐下,坐在妈妈的左边。妈妈紧绷着一张哭得浮肿的脸,由于想着午宴上的激动以及特露迪结婚礼服上的拉链,一定没有听见那位牧师的祝福。莉娜姑妈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抽噎着,人家根本无法猜测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特殊的柔情,因为她是爸爸的姐姐,而且两人长得很像。今天看到她一头新梳的蓬松发卷,更不能不令人想到一只着意装点而气势汹汹的哈叭狗。这一小圈子的人,个个愁眉不展,似乎被一种不祥的预兆笼罩着。这是可以想象的,来宾中,包括我在内,都是女方特露迪的亲友。不过坐在过道右边的人,也屈指可数。他的母亲身材瘦小、萎缩、胆怯,穿着黑色衣服,如同来参加丧礼仪的;而他父亲的神情也庄严肃穆,刚理过发的脑袋瓜,僵直地竖在笔挺的西装上;他旁边是格奥尔格的哥哥,瘦弱的样子活

像是格奥尔格的漫画像；他哥哥的妻子却穿着一身去年结婚的礼服，显出好奇的神色。由于教堂的肃穆气氛，由于婚礼时刻的逼近，大家都穿着盛装，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。

幸好这时施米特—奥伯曼婶婶神气十足地在进教堂的大厅，肩上披着一条像皮毛围巾似的东西，胸前光彩夺目。此刻，我真为特露迪感到高兴；伴她而来的是施米特—奥伯曼叔叔，他的模样真像一条玩具小狗，从神色惊慌的狗脸上可以看得出，他仿佛在作自我介绍：我是一条狗，一条又脏又丑，而且引人发笑的小狗。他急于想坐下，但刚弯腰时却看见他妻子还直挺挺地站着在祈祷，他连忙直起身子，低下头，在暗淡的光线下，默默地做起祷告来。

谢天谢地，后来又陆续来了些客人：最先进来的是埃贝哈德，这个青年人油头滑脑，显然是不走正道的人；还有一个长着一脸黑乎乎络腮胡子的男人，忧心忡忡地从我们面前走过。接着来了些看上去忌妒多疑、多愁善感的女同学。此外，还有一对离了婚的夫妇，对特露迪来说，结识他们是不相宜的。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像这样的人也来参加婚礼，瞧他们那副令人难以捉摸的神态，委实叫人气恼。最后进来的是一位步履蹒跚、口齿不清的老太太。整个教堂凉飕飕的。一人多高的粗木头制的十字架上，钉着棕色的、俗不可耐的耶稣像，显然，手脚做得太短了些。祭坛上的黄铜烛台跟施米特—奥伯曼家的式样一模一样，只不过稍微大了些。祭坛台阶上，铺着一块羊毛地毯般的白绒布，几乎和特露迪嫁妆中的那块很相像，这是他们一家人省吃俭用聚下钱买来的。一张齐膝高的凳子，上面放着一本《圣经》。所有这一切，不禁使我想起格奥尔格的那本《美丽的家庭》杂志中的照片。教堂执事在祭坛前不停地来回忙碌着，不时用他那机灵的、不虔诚的眼光打量着祭坛。休息室

里，教区牧师打开了那扇刻有浮雕的门，露出他那张受委屈的脸，又马上缩了回去，以便和神学教授去攀谈。这位教授很乐意为格奥尔格主持婚礼，因为格奥尔格曾是他的得意门生，考试成绩名列前茅。我们坐在那儿，等候着可能出现的激动人心的场面。只有莉娜姑妈把教堂当成哭鼻子掉眼泪的地方，别无他求，真是一条易动感情的哈叭狗。

接着，教堂里终于奏起了震耳的管风琴声，这声响如同汹涌澎湃的波涛倾泻下来，叫人实在难以忍受。在琴声伴奏下，格奥尔格和特露迪徐徐向剪走去。他俩看来好像有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关系，然而却变得更加陌生了。他们举止庄重，和亲友一样，脸上流露出一副忧郁的神情。啊，难道是因为戴上面纱的特露迪，不得不用她那丰腴的小手挽着格奥尔格的缘故！因为平时她从未想到要这样做；她向来要高他一等，她有很多风流倜傥的男朋友，又是一个卓尔不群的小女人，施米特—奥伯曼婶婶常常这样说。可能是那管风琴声促成了这糟糕透顶的事，给这对新人蒙上了一层矫饰的外表，好像他们就是特里施坦和伊左尔德^①的外表，或者是一对有名望的人物，管风琴声把他俩渲染得非常了不起，好像他们和我们不一样，吃了妈妈做的可口羹汤后，嘴里没有留下一股大蒜的臭味似的。现在他们像殉葬者一样，径直朝教授那边走去。

这位教授活像个圣徒，清癯瘦削，既热情又和蔼，穿了一件长得拖地的黑色大礼服，一对新人在他面前低着头：格奥尔格显得规规矩矩，一副大学生般的虔诚相——也许他领悟到另一种含义。噢，上帝！特露迪像只滚圆而发亮的小木桶，她那小猪般胖乎乎的大腿，透过晚礼服的轻纱，闪闪发光，预示着美好的未来。妈妈见此情景，内心是多么激动啊！看着女儿穿的细纱裙子，绸缎内衣，此时此刻她怎能不想起前几天一个劲

儿地选购衣料，裁制衣服的事儿呢。啊！她的小铁桶特露迪，身体日益发胖，在临上教堂前竟把拉链绷裂了。谢天谢地，她现在正接着格奥尔格站在上面，她要嫁给他了，上帝知道，这可是件好事，但也必须如此，现在她也不必去掩饰因未婚先孕而鼓得大大的肚皮了。

我们僵硬地坐着，神态严肃，聆听牧师发出热情洋溢的元音和悦耳动听的辅音——接着，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件事迄今难以使人忘怀。事情是这样的：牧师转身面向格奥尔格，询问那个谁都知道的问题，你是不是愿意娶特露迪等等，这本是人人皆知的。但大家都等待着，可笑地带着好奇心等待着回答，因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论是男方还是女方，很少有人会用“不”来回答的。可是大家就是这样在令人目瞪口呆的紧张气氛中等待着回答，这种气氛随着问话声越加紧张了。最后，牧师看着他最得意的门徒，问：“格奥尔格，你愿意娶特露迪为妻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你倒说呀！快说呀！”这已不再是等待了。这沉默的片刻加剧了紧张的气氛。特露迪抬头凝视着格奥尔格，我们看到她涨得通红的侧面。“格奥尔格，你想想那月光下的草坪，想想那羊毛毯上的情景吧！再想想你那在信誓旦旦之下所干的小小的越轨行为吧？喔，格奥尔格！我看到爸爸的大肚子要从板凳上涨起来了：快说呀，年轻人！该死的。”——沉默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最后格奥尔格终于使劲地挥动了一下手臂，同时发出一种哮喘声。当时谁也无法理解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大家才明白过来，格奥尔格不会说话了，直到今天也不会说话。他哑了。可怜的特露迪，他根本没有给你作出正式的回答，你蒙受了奇耻大辱。我们很同情可怜的格奥尔格，这是当然的，然而更不幸的大概是特露迪吧。谁知道这个回答吗？

① 特里施坦和伊左尔德是传说中的一对情人。他俩无意中喝了一种爱酒，因而更能真诚相爱，生死与共。

挂 幅

[日本] 夏目漱石

大刀老人决心在亡妻三周年忌辰之前，一定给她立一块墓碑。但是靠着儿子那点本事，只能勉强糊口度日，此外再也无力积蓄一文钱。春天又到了，老人苦窘着脸对儿子道：“那忌辰也是三月初八呢。”儿子只回答说：“啊，是呀。”就不再作声了。大刀老人终于决定卖掉祖传的一幅珍贵的画来筹措费用，便和儿子商量道：“行吗？”儿子以冷淡到可恨的态度赞成道：“那行吧。”儿子在内务省社寺局工作，拿四十元的月薪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，而且还要奉养大刀老人，所以很吃力。老人若不在，这珍贵的挂幅早就变成通融的东西了。

这挂幅是一方尺左右的画绢，因为年深月久，颜色变得和熏过一般，如果挂在暗的房间里，就模糊到分辨不出画的是什么东西。老人说这是王若水^①画的葵花，并且每月从壁橱里拿出两三次，拂去桐盒上的灰尘，恭恭敬敬地取出里面的东西，立即挂在三尺的墙壁上，凝望着。的确不错，定睛一看，那熏污的浊暗之中，确有瘀血似的很大的花样。有的地方，还略微残留着疑是青绿色脱落的斑迹。老人面对这模糊的元代的古画，就忘却了这个由于他活得过久简直住旧了的人世。有时候，一面

注视着挂幅，一面吸烟或喝茶；不然就光是凝神看着。“爷爷，这是什么？”孩子走过来，说着就想用指头触。像刚想起时日似的，老人一面说：“不要碰。”一面轻轻地站起，去卷挂幅。于是孩子便问：“爷爷，糖球呢？”“嗯，买糖球，可不要淘气了。”老人说着，慢慢地卷上挂幅，放进桐盒，送到壁橱里，然后上外面去散步。回来的时候，顺便到街上的糖店里买两袋薄荷糖球，递给孩子道：“喂，糖球！”儿子晚婚，小孩儿是六岁和四岁。

和儿子商量的第二天，老人拿包袱皮包上桐盒，一清早就出去了。到四点钟，又拿着桐盒回来了。孩子跑到房门口问道：“爷爷，糖球呢？”老人什么也不说，走出屋，从盒子里拿出挂幅，挂在墙上，失神地望起来。听说转了四五家古董店，有说无落款的，有说画剥落的，竟没有人像老人预期的那样对这挂幅表示敬重。

儿子说：“古董店别去了。”老人也说：“古董店是不成。”过了两个星期，老人抱着桐盒出去了。这回是得到介绍，送请儿子的科长的朋友看一看。这回也没买回糖球来。儿子刚一到家，他便像儿子有失检点似地嗔怪说：“那种没眼力的家伙，怎能卖给他！他那里的都是些赝本！”儿子苦笑着。

二月上旬，偶然来了个高明的经纪人，老人把画卖给了好事家。老人立刻到谷中去，给亡妻做了像样的墓碑，余下的钱存进了邮局。过了五六天，老人又照例出去散步，但比平常晚两小时才回来，两手抱着两大袋糖球。说是由于不放心卖掉的挂幅，又去看了一回，见到静静地挂在四叠半的品茗室里，前面插着透明似的腊梅。老人说他在那里被招待了茗茶。“说不定比收藏在我手里还放心呢。”老人对儿子说。儿子答道：“也许是这样吧。”一连三日，孩子们吃着糖球。

① 王若水是中国元代画家王渊的字，他号清轩，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尤精花鸟竹石，存世作品有《花竹集禽》、《秋景鹑雀》、《良常草堂》等图。

（凌 山译）

七个铜板

〔匈牙利〕莫里兹

穷人也可以笑，这本来是神明注定的。

茅屋里不但可以听到呜咽和嚎哭，也可以听到由衷的笑声。甚至可以说，穷人在想哭的时候也是常常笑的。

我很熟悉那个世界。我父亲所属的苏斯家族的那一代经历过最悲惨的贫困。那时，我父亲在一家机器厂打零工。他不夸耀那个时代，别人也不。可是那时候的情景是真实的。

在我今后的生活中，我再也不会像在童年的短短的岁月中笑得那样厉害了，这也是真实的。

没有了我那笑得那么甜蜜、终于笑得流眼泪、笑得咳嗽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、红脸盘儿的、快活的母亲，我怎么会笑呢。

有一次，我俩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来找七个铜板，就是她，也从来不曾像那一次笑得那么厉害。我们找寻那七个铜板，而且终于找到了。三个在缝衣机的抽屉里，一个在衣橱里……另外几个却是费了更大的劲才找出来的。

头三个铜板是我母亲一个人找到的。她希望在缝衣机抽屉

里再找到几个，因为她时常给人家做点针线活，赚来的钱总是放在那里面。在我看来，那个缝衣机抽屉是个无穷无尽的宝藏，只要伸手就能拿到钱。

因此，我非常奇怪地看着我母亲在抽屉里边搜寻，在针、线、顶针、剪子、扣子、碎布条等等中间摸索，又突然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：

“它们都躲起来啦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小铜板哪。”我母亲笑着说。她把抽屉拉了出来。

“来，我的小乖乖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得把这些小坏蛋找出来。啊，这些淘气的，淘气的小铜板！”

她蹲在地板上，把抽屉放下来，直像是怕它们会飞掉。她又像人家用帽子扑蝴蝶似地突然把抽屉翻了个身。

看她那个样子，叫你不能不笑。

“它们就在这儿啦，在里头啦。”她咯咯地笑着说，不慌不忙地把抽屉搬起来，“假如只剩一个的话，那就应该在这儿。”

我蹲在地板上，注视着有没有晶亮的小铜板悄悄地爬出来。可是，那儿没有一样东西蠕动。事实上，我们也并不真地相信里面会有什么东西。

我们彼此望望，觉得这种儿戏可笑。

我碰那个翻了身的抽屉。

“噫！”我母亲警告我，“当心，会逃走的啊。你不晓得铜板是个多么灵活的动物，它会很快地跑掉，它差不多是滚着跑的。它滚得可快哪……”

我们笑得前仰后合。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一个铜板多么容易滚走。

当我们平静下来的时候，我又伸出手去翻转抽屉。